

那年代与下一代
——写给家长和孩子



ISBN 978-7-5321-4069-5



9 787532 140695 >

定价: 18.00元

裴
树
本
著

那年代与下一代

—— 写给家长和孩子

NANIANDAIYUXIAYIDAI

XIEGEIJIAZHANGHEHAIZ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年代与下一代/裴树本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1

ISBN 978-7-5321-4069-5

I. ①那… II. ①裴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4797 号

责任编辑: 陈朝华

美术编辑: 王志伟

那年代与下一代

裴树本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144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69-5/I · 3139 定价: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目 录

往事并非“天方夜谭” / 1

太太那一代小脚女人 / 3

那一代人穿过的对襟袄和实纳帮鞋 / 8

亲历使用粮票的那些年代 / 13

贫穷而自在的童年 / 20

当年那些“红卫兵”学生 / 27

被下放到大队挣工分的日子 / 42

教育再不能被反复“折腾” / 54

下一代并非“无忧无虑” / 66

怎样去爱你的孩子 / 67

你是称职的家长吗? / 80

和孩子一起升入初中 / 91

孙子择校念初中记事 / 99

那一代人能给后代留点什么 / 116

外国并非“水深火热” / 122

美国西部城市的 trail / 123

在美国见到的图书馆 / 129

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二日游 / 134

去遥远、神秘的阿拉斯加旅游 / 144

西雅图度过的快乐时光 / 156

难忘韩国转机之夜 / 168

后记 / 176

学生的话 / 178

针针一线线纳的有各种针脚花样的鞋垫。一辈子没听老人家说过一句苦，道过一声累。老人默默地承受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苦和累啊！直到临离开人世时，也只对儿女们平静地说过一句话：“娘活得太久了，什么也做不了了，活不行了。”听起来好像有些许歉疚，从此再不能为别人做事了，要解脱自己，开始安安然然地休息了。可惜现在只留下了少数几张能看见老太太小脚的照片，成为对母亲和那一代人永久的怀念。

还是现代人会享受文明，享受幸福。年轻妇女们喜欢穿高跟鞋皮鞋，脚尖朝前朝下，脚后跟高高支起，因为变换了视角，看起来比穿平底鞋，既娇小又美丽，走起路来婀娜多姿，咔咔有声，比过去一代代小脚女人摩登多了，也轻闲多了，幸福多了。

孩子了解了太太的小脚的故事，不仅了解了老一代人的辛劳与付出，而且也丰富了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。后来，对于“金莲”、“香莲”、“评头品足”、“懒婆娘的裹脚——又臭又长”，以及毛泽东曾经批评农业合作化时期反对冒进的同志像“小



老太太和不到两岁的重孙女在老家大炕上

针都得用劲扎，用力拉。我亲眼见过母亲纳鞋底，一直是针锥，针绳轮替用，拿起、放下忙不停。经常是大针扎进去后从另一面拔不出来，还得用牙咬；绳子拉不出、针脚拉不紧时，把拉出的绳绕在手腕上使劲撑。就这样有声有响，穿过来，扎过去，一针针，一针针，纳出了硬帮结实耐磨的鞋底子。过去的老人有时脱下鞋用鞋底那一面打不听话的孩子，真要挨重重一鞋底，那真够受的。做好了鞋底子，还要实纳鞋帮子。鞋帮子是用双线纳，虽然不太费力气，但是针脚小，纳得密，很费功夫，极要耐心。鞋底鞋帮都做好了，母亲便开始自己纳鞋。我们小时候，有专门的纳鞋匠，但母亲从不花钱用别人纳，都是亲手做。鞋子纳好后，还要用槌头槌。槌鞋时，母亲要口含清水，噗噗地把鞋帮喷湿喷匀，使槌出的新鞋成型美观。母亲做的鞋，样子好，针脚密，又合脚，又结实。我们试穿后舍不得平时去穿了，可是母亲低着头围着你的脚，前看，后看，左看，右看，看前头顶不顶，后跟紧不紧，直到一点不合适处没有了，才展起腰，舒一口气，微微地笑了。

记得我进县城念初中时，一学期就到放假时回一次家，只穿脚上一双实纳帮鞋。离开家时鞋很合脚，但因为正在身体发育时期，个子长高了，脚也长得快，而我的大脚趾又格外长，要是一般的软帮鞋，早就顶破鞋帮露出大脚趾了，但是我的鞋帮子没有顶破，却把大脚趾甲盖顶黑了，后来生生脱掉了，又慢慢长出了新趾甲。回到家母亲发现后，心疼地连连说“傻小子，屈成这样难道不懂得疼？”那时正是欢蹦乱跳的年龄，确实没感觉到什么就成那样了。

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，我仍然深深感谢我的母亲，怀念母亲给做的那种实纳帮鞋，因为那样结实耐穿的鞋，是母亲一针针，一线线，用心血，用汗水凝结成的。我穿在脚上，不论走

贫穷而自在的童年

我的老伴是一个非常善良、宽厚、知足、文静的传统型女人。40年代初一个秋季的傍晚，她出生在被称为“糊糊川”的阳原县城西门外一个贫寒农家。因为之前已经有了挨肩大的哥哥和姐姐，所以又生下她这么一个女娃子，自然不会给大人带来一丝的欢乐。俗话说，宁添一斗，莫添一口。本来就贫穷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个拖累。据老人们说，她好像先天就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似的，连大声哭一两声都没有，就乖乖地来到了这个世上。

阳原县历来地瘠民贫。春季干旱少雨，风沙多，升温快，土壤失墒，难以播种，常常到了芒种、夏至才盼来一点救命雨，赶紧抢种些小日期谷、黍之类作物，再加上风、雹、虫、霜冻等灾害不断，所以农民历来以“糊糊”糊口，以“毛糕”（黍子不去皮磨成面做的粘糕）为好饭。特别是在解放前，西城有名的大地主井家霸占了全县六分之一的耕地，给他种地的佃庄就有26个。农民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累死累活受一年，最后也落不下几颗粮食，日子自然苦不堪言。老伴出生在这样的穷苦家庭，从一生下来就以“糊糊”当奶，以烧个土豆为点心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吃得肚子大，身上干，从小就瘦弱。解放后，虽然分了几亩田地，但是由于父亲体弱多病，孩子多又年龄小，吃饭的嘴多，能下地干活的人少，因此日子仍然紧巴巴的不好过。

家贫子不娇。从能记事时起，自己就没有穿过袜子，不论冬夏，常年穿着哥哥、姐姐或邻里家孩子替下来的不合脚的旧

地跑回家，小心眼里琢磨上半天，才会去交给妈妈，而自己万万不敢去花。直到老年，老伴还屡屡冒出天真的想法，比如听说某地某人买彩票中了大奖，自己便想着也去买几张彩票，万一得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，先给偏远贫困山区的孩子捐建几所新学校，再救助几个不幸患了重病的孩子，然后给几个穷亲戚、穷朋友一家分上它几万……想着，想着，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感。快乐，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心态。老伴从小到老体会最深，受益匪浅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，一直生活在富有幻想的盼望和面对现状的满足快乐之中。

在五六岁时，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。夏天的一个晚上，隔壁叔伯嫂子领她去城北露天剧场去看公演晋剧。正当她站着高板凳和大人一起在人群中仰着脖子看戏时，被涌动的人流挤倒摔了下来，一下子疼得不能动了。父亲闻讯赶来，背着小女儿去让民间接骨匠看。第一家是个老汉，看都没仔细看便说骨折了，抓住跌着的腿，拉锯似的推拉了几下，疼得女儿连哭带叫，一点也不见效；父亲又赶快背着女儿去了第二家。这是个慈祥老和善的老奶奶，一边温和地安慰泪痕未干的女孩，一边轻揉细摸地检查受伤的腿。不一会儿就轻描淡写地说“没事，是猛一下脱了臼”。说话间只用力推了一下，就复位了。在家焦急等待的母亲见女儿没多大事，一下放心了，抱女儿卧在炕上，不让动，赶快给女儿做了一碗白面疙瘩汤。这时忘了疼的女儿又发天真了，竟高兴地说：“摔好了，能吃上一顿好饭了。”在一旁看着她的母亲故作嗔怪地说：“傻丫头，差点摔断腿还高兴呢。趁热快点吃吧。”善良的母亲心疼地笑着流下了眼泪。

老伴的幼年生活一直是这样自在而快乐的。半个世纪过

我刚 26 岁，解放后才入小学，没什么历史，更不会有什么“历史”问题。我家世代务农，父亲是老实农民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直系旁系没一个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。所以，我当时一直这样想：不论你搞什么运动，都不应搞到像我这样的人头上。

可是“文革”刚刚开始，就发现有人根据以往运动整人的经验，在背后秘密策划，瞄准我了。我是学文教文的，校内有些中国式政治嗅觉灵敏的党内人士，从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“革命”的名称就猜测到，运动矛头应该对准教文科的。我教初三毕业班语文，比较关心时事，正忙着指导学生结合形势，练习作文，提高水平，准备迎接升学考试。不料有人纠集个别党员和成分好的教工，首先向我开炮，揭发我：“宣扬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三家村的言论，要把学生引向何处去？”我那时年轻气盛，没有经验，不能冷静对待，急于要申辩，急于要反驳。特别是在一次进驻工作组召集的座谈会上，我慷慨激昂畅酣淋漓地发表了一通肺腑之言。有一个姓 X 的人，好似很诚恳地听着，做着记录。我当时主要陈述了两点：一是我认真仔细地学习了中央的文件和《人民日报》的有关“社论”。这次运动不应对准像我们这样在新中国长大、勤勤恳恳工作的青年人身上。你们违背毛主席、党中央指出的斗争大方向。二是你们对毛主席说的不超过 5% 的一小撮坏人的理解是错误的，不是每一次运动揪出 5% 的坏人。如果这样理解，一次运动揪 5%，搞 10 次运动，全国一半人都成坏人了。现在据传咱这个小小的中学，300 多名师生，准备要揪出 6 个“坏人”就达到指标了。你们如果这样搞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你们要负历史责任。另一位正直爽快的语文老师，明知自己背有家庭成分不好的包袱，也不顾个人安危，挺身而出，坚持正义，即兴发表了诚恳质疑的意见。接下来，风平浪静，安静了几天。我那时，曾经

再加上我们教得好的两名语文老师一下被打成了“黑帮”，这些孩子也被打蒙了。特别是那些学习用功成绩好的学生，以及被认为与老师关系好的班干部、学生，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成为学生中的“重点”，被找去谈话、启发、发动，让他们揭发我们的问题。而少数出身贫下中农的，学习差的，升学无望的，本来思想上有压力，忽然来了这场“造反有理”的运动，再也不用整天头疼地做作业、考试了。他们被解放了，受到了重视，有条件当上了保卫毛主席的“红卫兵”，成了革命的闯将，有了“天下者，我们的天下”的气势，有了扬眉吐气的好机会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动。有少数想利用、操纵他们的教工，再不能把他们当以前的差学生看待了，也须态度猥琐，小心翼翼，见机行事，生怕哪一天把他也给揪了出来。整个学校处于大字报满天飞，“万岁”和“打倒”的口号声震天响，毛主席语录到处用、“牛鬼蛇神”任意斗的大好形势之中。

我过去给学生教语文课时，对于像“察言观色”、“看风使舵”、“断章取义”、“道听途说”、“狐假虎威”、“颠倒黑白”、“信口雌黄”、“两面三刀”、“乘人之危”、“落井下石”、“挑拨离间”、“借刀杀人”以及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等中国丰富的语言词汇，只从字面上，从一些历史故事、成语故事、寓言故事、军事战例中引用些久远的或虚构的事例进行讲解，还觉得甚为具体、形象，颇为得意。直到亲身体验了“文革”中无辜被批被斗的非人生活，我才恍然明白：原来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现实中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全国性的大舞台上，就展现出了无数“史无前例”的惊人事例，来做现场表演，现场解读，具体诠释这些词语的现实和深远内涵。这场空前的闹剧，丑剧、悲剧，现在的孩子们听起来，他们能相信这是自己的长辈所经历过的吗？

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。我不愿在相隔四十年之

愕。工作组的人马上追查、核实。幸亏有一位当时在场的姓吉的老师证明：根本不是大字报写的那样子。并书面写了真实情况证明。这才使我幸免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厄运。那个同事，因为既是贫农，又是党员，自然没事，一笑了之。

一次革命师生监督我们六个“牛鬼蛇神”在校园后面的农场劳动。我刚展起腰喘口气，一个领队的教师走过来，训斥说：“老老实实劳动改造，不然下放你回家种地！”我本来就没什么好气，狠狠地回击他：“种地的人好几亿，怕什么。我种地也是好社员，比你强！”过了一阵，一个看管我们的学生走过来，低声对我说：“老师别生气，悠着点干。”

在事隔 40 多年之后，笔者重提这么几件当年发生在一所小小乡镇中学的小事，并非为了已经冷却了的微不足道之个人恩怨，（与“文革”中上自惨遭迫害的国家主席、开国功臣，下至无数家破人亡的惨案相比，太不值一提了）而是想透过这些平凡的，并非《天方夜谭》的人生百象，思考一种屡屡重演的社会现象：为什么往往在同一政治背景下，同一个事件中，同一单位或一所学校里，人与人，干部与干部，党员与群众，同事与朋友，学生与学生，教师与教师，学生与教师，家长与家长，甚至丈夫与妻子，等等，会表现得那么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呢？为什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《毛主席语录》不离手的，反而不如手中没有的；毛主席教导不离口的，往往不如不知道的；红旗举得最“高”的，反倒是反红旗的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，常常是干另一套的；多听新闻媒体宣传的，往往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的；当上“红卫兵”造反的，远远不如逍遥不干的；“革命”积极的，不如保持“中庸”的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不罕见的社会现象呢？

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，自古以来，每逢社会重大变革关

胆了。我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仰望苍天，欲哭无泪，整整一夜睡不着觉。而那几个“闹革命”的胜利者，见到我后理也不理，好像已经一点关系也没有了，更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了。“革命”革得人竟如此冷酷无情，连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也丧尽了。这样越想，我心里却反而硬气起来了。我暗自发狠：我就是离婚，也不能让老婆孩子跟我一起活受罪。放心吧，我一天也不会多停留。我从来不懂得耍赖。全国有八亿农民挣工分，这次成百上千万小学教师也要挣工分，他们能生活，我就能生活。不论哪里我都去，不信我就活不下去。

还是老天有眼。这个老天就是当地一个大队的好老百姓。正当我一时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离镇8里地的东堰头大队，派一个名叫魏保林的大队干部，来学校找我，说农村小学老师下放到大队挣工分，学校一下乱套了。外县的老师要求回原籍了。外村的老师回家所在的大队了。村里一下子缺了老师，孩子们连课也没人给上了。村里老百姓，还有你教过的学生，都说上面把你这么好的中学老师给下放小学了，让我代表全村父老乡亲，赶快来请老师千万到我们村去教书。我们那儿条件不错，住房、生活用具，由大队全包。每年分红也少不了。如果老师的爱人能一块去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们去后一定受不了苦。一番朴实恳切的话，一下使我像一个正在旷野流浪的孩子，在四顾迷茫中突然找到了温暖的家一样，还没迈进家门，一股暖心窝的热气已经扑面而来。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魏保林那时的面容：又粗又黑的眉毛，短短的黑胡楂，两只眼睛笑咪咪的，说话用力，嗓子略带先天性沙哑，一见面就像和我很熟似的，一气便把想说的话全都倒出来，以致热唾沫星子都溅到了我的脸上。我听了，顿时觉得眼前亮了，有希望了，回家和心爱的妻子有信心、有勇气商量了。我激动地伸出

看到的，什么是爱？“爱是恒久的忍耐”。这次离城下乡，妻子从心灵到肉体，都付出了让我和子孙后代永远感激不尽的忍耐。因为我们那时走的，不是一条长8华里的乡间土路，而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坎坷人生道路。漫长与渺茫攥紧了我们的心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大约两三个小时吧，好不容易到了村子里。我们这才头脑清醒过来，回到了眼前的现实。只见一排排窑洞坐落有序，从不很高的街门和院墙，可以看见上圆下方的格子窗户，时而传出鸡鸣狗叫的声音。没有大街，只有一道道小巷，人很少。一派宁静、淳朴的山西燕北农村的风貌。去了大队，有人迎了出来。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头，是看大队的，边摸出钥匙领我们去开门，边说：“等了几天了，每天我都把小土炉烧得热热的。屋内很暖，进去就能住，不会冷。”说着让我们快进屋。

我环顾屋内院内：大队是新盖不久的砖瓦房，中间是外面挂着《革委会》牌子的大门，东西各有一排房。院子很大，围墙整齐，刷写着“文化大革命好”的大红字标语。我们被安排在靠西面一排中的一间。房子很大，很新，四面墙壁和顶棚，粉刷得雪白。一进门靠后墙新盘了一条通头大炕，铺着黄亮色泽的新苇席；挨着炕靠西墙盘了一台瓷砖砌面的锅灶，安着大风箱，灶下备好了烧火用的碎煤。两扇向阳的玻璃窗户，很洁净，很亮堂。院子里正有一个全村唯一的木匠老头儿，正在忙着为我们制作盛放衣物的柜子。说实话，我们结婚时也没住过这样新的房子，婚后生第一个孩子时，也只临时租过别人一小间又低矮又见不着太阳的黑屋子。这么宽敞明亮、用具齐备的好房子，是大队专门为来村里教书的我们夫妻二人准备好的。这种超乎寻常的待遇，比当地父母亲给儿子娶媳妇还要重视，还要气派。顿时，一路的忧虑，一路的劳累，被温暖被

放了寒假，已临近春节，我们没有回城。我每天帮助村里排练文艺节目。春节期间，我参加了乐器伴奏，手拉一把二胡，跟着村里锣鼓唢呐班子，后面是腰缠彩绸的秧歌队，一路吹吹打打，载歌载舞，走街穿巷，给社员拜年。

年后不久，正当我有新的打算，开展新的一年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我做梦也没想到也不敢去想的调令下达了：县文教组调我回县里报到，去教师培训班任教。妻子一起调回。本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，应该高兴庆贺才对，但是我却思绪万千，感情非常复杂。我是在最艰难时候，村里干部群众上门把我请来的。来了才一年多，工作刚刚开头，怎么能一拍屁股就走人呢？村里父老乡亲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，而我们却没有为他们做多少事情。我又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不知如何向大队开口。正在我和妻子难以启齿之时，又是那个魏保林风风火火跑来了，一进门就抢先说：“我从公社那儿得到消息了。县里下了调令要调老师两口子回县里工作了。唉，论工作论感情，全村没一个人想让二位老师走。可是走吧，我们早就料到总会有这一天，可是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才在我们小村呆不久。要是别的村想要，我们和他打官司也不放，但是往上面调，我们绝不拦。老师走吧，多会儿想来就来。这儿是你们的第二个家。”一番发自肺腑的话，说得我热血沸腾，热泪盈眶。很快消息传遍了全村。大队书记、队长都来看望我们，学生们更是依恋不舍。大家的态度不约而同地是：没一个人想让走，也没一个人不想让不走。人的感情，尤其是这种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淳朴的感情，常常是矛盾的，而又都是善良的宽厚的。

我们离开村子时，特意起了个大早，乘坐着大队专门派的

大马车。车上装满了我们分的粮食、柴草、行李、杂物，还有队里送我们的那个小红柜子。我和妻子坐在车前舒服的位置，抱着已经伶牙俐齿会说话的宝贝儿子，迎着露出微曦的晨光，一路向正东方的县城走去。一路之上，我们的眼睛不时回头张望，心还留在村里，一张张可亲可敬可爱可恋的笑脸，像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，连续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。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没有丝毫淡化。我深刻悟出：群众，只有群众，才是最可信赖的。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没过多久，各地被一阵风下放到大队挣工分的国办小学教师，又陆续转回来挣工资了，可是这么一番折腾，被折腾乱了的农村教师队伍，好多年恢复不了元气。打着革命的旗号乱折腾，越折腾越乱套，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和他们的后代。这是中国常犯的老毛病。

不知当年提出此重大建议的侯、王二同志还健在否？你们怎么就抢了那个年代轰动全国、搅乱农村教师队伍的风头？但愿中国今后，无论专家、名人或想一鸣惊人、一夜成名而爱出此类风头的人，说话、办事、建言、献策、做代言、做广告、答记者、做证词，等等，都要仔细想一想对国家、对人民是否有利，少做那类看风使舵、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、鹦鹉学舌、见利忘义、推波助澜的事，千万别被私心私利迷了心窍，而坑害了国家和人民。请记住林则徐的诗句：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
四、对孩子爱而不能封闭

当今时代，社会是开放的，发展变化是迅速的，生活是多彩的，信息是空前灵通的，可是在一些学校、家庭中，却欣赏对孩子实行所谓封闭式教育管理。这真有点“孟母”择邻的传统思维。

两千多年前，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能接受较好的影响，曾三次搬家：第一次，因“其舍近墓”，怕孟子受到坟场的不良影响，于是搬家到“市旁”；又认为市场对孟子学习不利，又搬家到“学宫之旁”。孟母见儿子住在学校旁读书，这才满意了。孟母当年不厌其烦，三次搬家，已经知晓环境对孩子学习的影响作用，被历代为人父母者所称赞，一直传为佳话。但在那个“劳心者治人”的社会，孟母搬来搬去，无非是为了选择一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环境。当然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孟母。尽管她的观点今天未必可取，但她重视环境对子女的影响作用，是可资借鉴的。

几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为培养自己的孩子，虽然不再为“择邻”而搬家，但“择校”已成社会潮流，势不可挡。孟母那时只有私塾，一定没什么“重点”，否则就不只“择邻”，而是“择校”又“择邻”了。我们今天却只重视“择校”、追求“全封闭”，而不再像孟母那样重视环境的影响作用了。

只要稍加留意，就不难发现：现在许多小孩子家长，除了每天送孩子进校，整天上课，就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学习、做作业。即使到了双休日，也不让休息或自由活动。这个补习班，那个训练班，给安排得满满的，比平时还忙、还累。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，本来单元式楼房的居住环境，已经够封闭的了，再加上大都是一家一个孩子，无论学习、吃饭、玩耍、睡觉，都

小要学会搞关系，当今社会干什么都得凭关系；哪个同学敢欺负你，我们替你找他家长去；老师对你不好，爸妈给你找校长去；考好了，给你买好吃的、好穿的；考不好，升不了学，将来自己受苦去吧……

至于因种种原因学习成绩差的学生，家长往往更为简单粗暴，动辄责罚，或过早论断孩子的未来，放弃教育，任其自由发展。那些父母离异、父母外出打工和经济特困家庭的孩子，家长则常常出现撒手不管、互相推诿、强调客观、不负责任等情况。因此，青少年中厌学、逃学、辍学、失学的问题屡屡发生，青少年犯罪呈低龄化、快上升趋势。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，而青少年犯罪增长超过了GDP增长。这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！

青少年阶段是决定一个人将来的最重要的时期。早在半个世纪前，胡适先生在《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》的演讲中就指出，中学生时期，是求得求知识与做人、做事的工具和养成良好习惯的关键时期。他引用宋朝时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新进士请教老前辈做官的秘诀，老前辈告诉他四个字：“勤、谨、和、缓”。胡适提倡把这四个字作为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秘诀。

勤，就是不偷懒，不走捷径，要切切实实，辛辛苦苦地去做工作。

谨，就是谨慎，不粗心，不苟且。

和，就是不要发脾气，不要武断。要虚心，要和和平平。

缓，意思是不要忙，不轻易下一个结论。这个字很重要。如果没有缓的习惯，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。这个“四字秘诀”，虽是千年前的古人提出的，但对我们家长自身以及教育孩子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、乃至做官，至今仍有启迪、教育意义。

家庭是社会机体的细胞，又是私生活的据点。孩子的近